



東坡奏議卷第十四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乞降度牒脩定州禁軍營房狀

乞增脩弓箭社條約狀二首

乞減價糶常平米賑濟狀

乞將損弱米貨與上戶令賑濟佃客狀

乞降度牒脩北嶽廟狀

朝辭赴定州論事狀

元祐八年九月二十六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新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聞天下治亂出



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通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易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亡國之謂也上下不交則雖有朝廷君臣而亡國之形已具矣可不畏哉臣不敢復引衰世昏主之事只如唐明皇中與刑措之君也而天寶之末小人在位下情不通則鮮于仲通以二十萬人全軍陷沒於瀘南明皇不知馴致其事至安祿山反兵已過河而明皇猶以為忠臣此無他下情不通耳目壅蔽則其漸至於此也臣在經筵數

論此事陛下為政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群臣接然天下不以為非者以謂垂簾之際不得不尔也今者祥除之後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雖不肖蒙陛下擢為河北西路安撫使沿邊重地此為首冠臣當悉心論奏陛下亦當垂意聽納祖宗之法邊帥當上殿面辭而陛下獨以本任關官迎接人眾為詞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義也臣若伺候上殿不過更留十日本任關官自有轉運使權攝無所關事迎接人眾不過更支十日糧有何不可而使聽政之初將帥不得一面天顏而去有識之士皆謂陛下厭聞人言意輕

邊事其兆見於此矣臣備位講讀日侍帷幄前後五年可謂親近方當戍邊不得一見而行况踈遠小臣欲求自通亦難矣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又曰帝出乎震相見乎離夫聖人作而萬物覩今陛下聽政之初不行乘乾出震見離之道廢祖宗臨遣將帥故事而龍裝行垂簾不得已之政此朝廷有識所以驚疑而憂慮也臣不得上殿於臣之私別無利害而於聽政之始天下屬目之際所損聖德不小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出門非敢求登對然臣始者本條上殿欲少效愚忠今來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便廢此言惟陛

下察臣誠心少加採納古之聖人將有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不過數年自然知利害之真識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故作無不成臣敢以小事譬之夫操舟者常患不見水道之曲折而水濱之立觀者常見之何則操舟者身寄於動而立觀者常靜故也奕碁者勝負之形雖國工有所不盡而袖手旁觀者常盡之何則奕者有意於爭而旁觀者無心故也若人主常靜而無心天下其孰能欺之漢景帝即位之初首用是錯更易法令黜削諸侯遂成七國之變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終身不敢復言兵武

帝即位未幾遂欲用兵鞭撻四夷兵連禍結二十餘年
然後下哀痛詔對宰相為富民侯臣以此知古者英曆之君
勇於事爭未有不悔者也景帝之悔速改變而復安武帝
之悔遲故幾至於亂雖遲速安危小為然比之常靜無心
終始不悔如孝文帝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陛下聖智絕人
春秋鼎盛臣願陛下循理一切未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群
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俟得利害之真邪正之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
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上下同享大平之利則
雖盡南山之竹不足以紀聖功魚三宗之壽不足以報
聖德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平不患稍遲而已

明矣臣又聞為政如用藥方今天下雖未大治實無大病
古人云有病不治常得中醫雖未能盡除小疾然醫於
誤服惡藥觀萬一之利而得不救之禍者遠矣臣恐急
進奸利之臣輒勸陛下輕有改變故輒進此說敢望陛
下深信古語且守中醫安穩萬全之策勿為惡藥所誤
實社稷宗廟之利天下幸甚臣不勝忘身憂國之心冒
死進言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乞降度牒脩定州禁軍營房狀

元祐八年十月 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
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伏見定州近歲軍政不嚴邊

備小弛事不可悉數請舉一二如甲仗庫子軍人張全一
年之間持伏入庫前後盜銅羅十二面監官明知並不
申舉又有帳設仲物庫子軍人田平等二年之間盜帳
設信物八百餘件銀二百五十餘兩恣意典賣軍城
寨人戶採祈禁山開耕為田公然起稅住坐者一百
八十餘家城中有開櫃功人百餘戶明出牌榜召軍
民賭博若此之類未易悉數是致法令不行禁軍
日有逃亡聚為盜賊不安安居臣到任以來備見其
事然不欲驟行峻治但因事行法無所貸捨其上
件張全田平等皆以付獄按治侵斫禁山人逐次

舉覺依法勘斷張德等九人其多年侵耕已成永業
者別作孽劃處置申樞密院次開櫃坊人出榜召人
告捉有王京等四十家陳首改業其餘並走出州界軍
民自此稍知有朝廷法令逃軍衰少賊盜亦稀臣近今
所辟幕官李之儀孫敏行徧往諸營點檢據逐官回
申營房大段損壞不庇風雨非惟久不脩葺蓋是元
初創造材植怯弱人工因循多是兩椽小屋偷地蓋造
椽柱腐爛大半無瓦一牀一竈之外轉動不得之儀等
又點檢得諸營軍號例皆暗敝妻子凍餒十有五六臣
尋體問得蓋是將校不法乞取歛掠坐放債負身既

不正難以戢下是致諸軍公然飲博踰濫三事不禁雖
上禁軍無不貧困輕生犯法靡所不至若不按發其太
甚者無以警衆草弊已體量得雲翼指揮使孫貴到營
四箇月前後歛掠一十一度計入已贓九十八貫八百文
已送司理院枷項根勘去訖臣既目覩媮弊理合葺治
犯法之人絲毫無貸即須恤其有無同其苦樂豈可身
居大厦而使士卒終年處於偷地破屋之中上漏下濕
不安其家輒已差將官李興錢春卿劉世孫將帶人匠
徧詣諸營逐一檢計合脩去處具合用材料人工估見
的確錢數仍差本司準備旬當供奉官石昇躬親

再行覆檢到除與逐將所檢合脩營房間架材木等並
同外又據本官檢料到更合脩蓋營房一十六間謹具
畫一奏聞如後

一河北第一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步
禁軍八指揮合行脩蓋營房共四千一百二十七間
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七千六
百九貫六百八十文省

一河北第二將檢計到本將下所管定州住營馬步
禁軍八指揮合行脩蓋營房共二千七百二十間據
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一萬五千五百貫

二百八十一文省

一檢計到不隸將下所管定州營步軍振武第四十五指揮合行脩蓋營房一伯一十八間并合添并眼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三百五十八貫一百六十七文省

一本司准備句當供奉官石昇檢料更合脩蓋第一第二將下諸軍營房共一十六間據合用材植物料紐估到計使價錢七十四貫六百一十二文省

右謹件如前臣竊謂上件合用錢數雖當破係省錢又緣河北轉運司近年財賦窘迫必難支破伏望聖慈深

念河朔爲諸路要重而定武控扼強虜又爲河北屏捍所屯兵馬理當加意葺治其上件營房不可不於今年秋冬便行脩蓋欲乞特出聖斷支賜空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委本司召人出賣一面置場和買材料燒造磚瓦和雀人匠節次不住脩蓋施行所有逐將及本司准備句當官石昇檢計到諸軍合蓋營房間架材植物料等細數文狀四本繳連在前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勘會度牒每道見賣錢二百貫文今來所乞上件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係將前項檢計到的雜物料錢數契勘合用道數外計剩錢五十二貫二百五

十八文欲乞就整支降

乞增脩弓箭社條約狀二首

元祐八年十一月十一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左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臣切見北虜父和河朔無事公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驕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裝皆不逮陝西河東遠甚雖據即日邊防事執三五年間必無警急然居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猝今者河朔公邊諸軍未嘗出征終年坐食理合富強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武敏行親入諸營按視曲折審知禁軍大率貧窘

妻子赤露飢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壞不庇風雨體問其故蓋是將校不肅歛掠乞取坐放債負習以成風將校既先違法不公則軍政無緣脩舉所以軍人例皆飲博逾濫三事不止雖是禁軍不免寒餓既輕犯法動輒逃亡此豈久安之道點黃所謂軍政不脩皆有每具狀不敢一一奏聞臣自到任漸次申嚴軍法逃軍盜賊已覺衰少年歲之間庶革此風然臣竊謂公邊禁軍緩急終不可用何也驕惰既久膽力耗憊雖近戍短使輒與妻孥泣別被甲持兵行數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嚴加訓練晝夜勤習馳驟坐作使耐辛苦則此聲先馳北虜疑畏或致生事臣觀祖宗以來公

邊要害屯聚重兵止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所謂先聲
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兩陣猶當雜
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專用極邊土人
此古今不易之論也鼂錯與漢文帝晝備邊策不過二
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廣虛其二曰制邊縣以備敵實元
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十餘萬招刺宣毅保捷二十
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無成功范仲淹劉滄種世衡等
專務整緝蕃漢熟戶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
者非一道藩籬既成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
路被邊州軍自澶淵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

論家業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為
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鋤佩劍而樵出入山坂飲食
長技與北虜同私立賞罰感於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
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
遇有緊急擊手鼓集衆頃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馬常若
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虜甚畏之體問得元
豐二年北界群賊一火約二十餘人在兩界首不住打劫
為患久不敗獲有北平軍大悲村本社頭目舟萬舟
昇及長行舟捷等部領社人與北賊鬪敵起趨捉殺直
至北界地名北當山峪內被舟萬射中賊頭徐德舟捷趕上

所獲首級并再昇亦所到第二賊頭賈貴本路保明申
奏朝廷並已於班行內安排以此知弓箭社人戶驍勇敢戰綏
急可用先朝名臣帥定州者如韓琦龐籍皆加意拊循其
人以為介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嘗罰奏得仁
宗皇帝聖旨見今具存點黃所有龐籍奏得聖旨已具錄錄在前昨於熙寧
六年行保甲法準當年十二月四日聖旨強壯弓箭社並
行廢罷又至熙寧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書劄子聖
旨應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
類並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者詳上件兩次聖旨
除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

罷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廢罷只是今弓箭社兩下
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化外盜賊並皆驅使

弓箭社人戶向前用命捉殺貼黃前項所奏元豐二年用萬等捉殺北賊係熙寧六年朝旨務罷後兼

冊萬等不係兩地供輸是合行廢罷地分人戶見今州縣委實全藉此等寅夜防托

顯見弓箭社實為邊防要用其勢決不可廢但以兼充保

甲之故召集追呼勞費失業今雖名目具存責其實用

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弓箭手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

河朔沿邊弓箭社皆是人戶租業田產官無絲毫之給

而捐軀捍邊器甲鞍馬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遼未

盡其用近日霸州文安縣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賊驚劫

人戶捕盜官吏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手皆不
得力向使州縣逐處皆有弓箭社人戶致命盡力則北
賊豈敢輕犯邊寨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
申嚴賞罰加意拊循其人去訖輒復拾用龐籍舊舊奏
約束稍加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
設賞罰以示懲勸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
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寨內管自來團
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
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為可行立法之後更教將吏
常加拊循使三萬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
即擒獲不至怙狀以生戎心而事比舊無所改作虜
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謹具所乞立
法事件畫一如左

一者詳嘉祐四年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除見可
施行外有當時事體與今來稍有不同須至少有
增損今參詳到下項弓箭社人戶但係久來團結
地分並依見今已行體例不拘物產高下丁口衆
寡並每戶選擇強壯一丁充弓箭手

貼黃高強人戶與下等各出一丁雖似不均緣行
之已久下等人戶無詞乞且一切仍舊若上戶添

差人數即恐行法之初人心不安又編保甲法雖上戶亦止一丁所有今來不敢增損

每社置社長社副社錄事各一名為頭目並選有物力或好人材事藝衆所推服者方得差補農事餘暇委頭目常切提舉閱習武藝務令精熟齊整如無_此盜賊非時不得勾集

每社及百人以上選少壯者三人不滿百人者選二人不滿五十人者選一人充急脚子並輪番一月一宵專令探報盜賊如探報不實及稽留後時有誤捕捉者並申官乞行嚴斷

逐社各置鼓一面如有事故及盜賊並須聲鼓勾集若尋常社內聲鼓不到者每次罰錢一百如社內一兩村共為一火地里稍遠不聞鼓聲去處即火急差急脚子勾喚若強盜入村聲鼓勾喚及到而不入賊者並罰錢三貫如三經罰錢一百一經罰錢三貫而各再犯者並送所屬嚴斷如能捉獲強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支錢二十貫如兩次捉獲依前支賞外仍與免戶下一年差徭如三次以上更免一年無差徭可免者各更支錢十貫折充如獲竊盜一名除依條支賞外更

支錢二貫以上錢用社內罰錢充如不足並社衆拘備

逐社各人置弓一張箭三十隻刀一口內單丁及貧不及辦者許置鎗及捍棍一條內一件不足者罰錢五百弓箭不堪施放器械雖有而不精並罰錢二百若全然不置者即申送所屬乞行勘斷

逐社每夜輪差二十人於地分內往來巡覷仍本縣每季給曆一道委本社頭目抄上當巡人姓名有不到者罰錢二百如本地分失心賊其當巡人委本社監

勅依條限捕捉限滿不獲送官量事行遣其所給曆除每季納換及知佐下鄉因便點檢外不得非時取索

弓箭社人戶遇出入經宿以上須告報本社頭目及鄰近同保之人違者罰錢叁百文

社內遇捉殺賊盜因鬪致死除依條官給緝外更給錢一十貫付其家被傷重者減半並以係省錢充

社內所納罰錢令社長等同共封記主管須遇社會合行酬賞者方得對衆支給破使即不得衷私

別作支用

社內遇豐熟年只得春秋二社聚會因便點集器械
非時不得亂有糾集搔擾

已上並是龐籍起請已獲朝旨事件自熙寧六
年聖旨廢罷後來民間依舊秉私施行今參詳
增損脩定

一弓箭社人戶為與強虜為鄰各自守護骨肉墳墓
曉夜不住巡邏探伺以此巡檢縣尉全藉此人為
耳目肘臂之用每遇冬教內有本社弓箭人戶見
係保甲人數者即須勾上一月教閱其稱捕盜官

司不敢放心以至化外賊盜既知逐社人戶勾七村
堡空虛即皆生心窺伺公私憂恐又人戶勾集彌
月諸般費用不少深為患苦臣竊謂保甲人戶
每年冬教本為恐其因循武藝生疎緩急難用
今來弓箭社人戶既處邊塞與北人氣俗相似
以戰鬪為生寢食起居不釋弓馬出入守望常
帶器械其勢無由生疎欲乞應弓箭人戶今後
更不充保甲仍免冬教

貼黃保甲法須是主戶兩丁以上並差即無已充保甲而不充弓箭社人戶者今來所乞本社內人戶更不充保甲只是減罷重疊虛名即非幸免

顯無妨礙而使人戶稍免無益之費專心守禦又

免教集之月村堡空虛以生戎心公私安枕爲利
不淺其減罷保正長並却令充本社守關頭目

一弓箭社人戶既任透漏失賊之責動輒罰錢科
罪及均出賞錢顯見與其餘人戶苦樂不同理合
稍加優異欲乞應弓箭社人戶並免兩稅折變
料配今已取會到本路州軍所免折料錢物數目
比之和買價例每歲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八貫五
十六文所獲精銳可用民兵三萬餘人費小利大可
行無疑

一弓箭社頭目並是鄉村有物力心膽之人責以齊

衆保境亦須別加旌勸欲乞立定年限每旬當及
三年如無透漏及私罪情重者委本縣令佐及捕
盜官保明申安撫司給與公據公罪杖以下聽贖
又及三年無上件過犯仍與保明給公據與免本
戶差徭內別有功勞者委自安撫司相度如委是
卓然顯效雖未及上件年限亦與比類施行若更
有大段勞績難以常格論賞者即委自本司奏
乞錄用

一弓箭社地分本係人戶私下情願自相團結是
緣邊之人衆共相約要害防托之處行之已久此

虜不疑所以龐籍奏請並是因舊略加約束今來不可更有移易地分及增添團結去處永遠只以今來所管五百八十八村爲定所貴事事循舊不至張皇事如本地分內人戶分煙析生即各撥戶眼定差或外來人戶典買到本社田地亦許收入差充弓箭社戶若兩處有田產者不得緣此帶免別處折變委所屬官司常切覺察

貼黃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內有八十九村係兩地供輸人戶勘會上件人戶元是有些小虛名稅賦自來北界差人過來計會本縣收衆戶拖脚

供輸其人戶並是一心捍邊可信之人切慮朝廷欲知其實

一今來旣立法整齊弓箭社人戶及免冬教即須委自安撫司逐時差官按視內有武藝膽力出衆之人即須與例物激賞不惟使人戶競勸亦所以致朝廷及將帥恩意緩急易爲驅使今取會到轄下兩州三軍弓箭社人戶兼充保甲者每年冬教按賞合用錢一千五百八十二貫七百八十八文今來旣免冬教即保甲司却合出備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錢數與安撫司爲上件激賞之用但人數旣多

上件錢數微少支用不足欲乞每年破五千貫除上
件錢數外其餘並以本路回易庫見在錢貼支

右謹件如前臣竊見西山之下定保之問山開川平無
陂塘之險澶淵之役虜自是人寇見今本路只有戰兵
二萬五千九百餘人分屯八州軍若有警急尚不足於
守而况戰乎論者或以保甲之衆緩急可恃臣竊謂
保甲皆齊民也集教止是一月武藝無緣精熟又平
時無絲毫之利有得於官每歲所獲按賞例物不
償集教一月之費一旦驅之於戰守死地恐未可保惟弓
箭社人戶所處皆必爭之地世世相傳結髮與虜戰

若朝廷許依臣所乞少有以優免其人既免折科間復贖罪
免役歲以五十緡賞其大異者深致朝廷將帥恩意則
此三萬餘人真久遠可恃者也今錄白到嘉祐四年應
籍奏獲聖旨事件兼取會到本路兩州三軍弓箭社
火人數及免折科每年和費用錢數并免冬教所省按
賞例物數目繳連在前仍畫到地圖一面帖出接連邊
界逐社住坐去處隨狀進呈伏望聖慈詳酌施行
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所乞免折科却行和買剩費錢七千九百九十
八貫五十六文所乞以回易庫錢貼支保甲按賞錢

為五千貫令安撫司支辦計費錢三千四百一十七貫二百一十二文共計錢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五貫二百六十八文所乞至微恐不贍於用未足以起士氣但臣不多乞耳若朝廷深念北邊事大此三萬餘人又遠必大段得力更賜犒賞畫錢物應到成就或於近裏州軍趨那寬剩免役六色錢與本路被邊州軍添雇諸色役人其弓箭社人戶並與免役則人情翕然歸戴願效死而不可得矣更乞朝廷詳酌又今來所乞事件先已密切下本路近地州軍官吏相度利害尋皆供到有利無害經久

可行保明文狀在本司訖

又

元祐八年十一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芝州蘇軾狀奏右臣近奏乞脩完極邊弓箭社條約已詳且利害於今月十一日入遞去訖臣自到任以來不住令主管衙前引到北人訪問事宜雖虛實難明然前後參驗亦可見其略大抵北虜近歲多為小國達靼木保之類所叛破軍殺將非一近據北人契丹四哥探報北界為差發兵馬及人戶家丁徑招州以來收斂木保等國及為近年不熟是致朔

易武州皆有強賊兼燕京東北白浮圖碓東惡山內
有強賊一火約五百十人不住打劫及又據北平軍
申據白當事人李堅等體探得北界昨差往西北
路去者兵士并百姓等近有逃背落草四十餘人馬
二十疋見在狼山西頭君市等村乞食切慮來南界
別作過犯雖未見的實然去歲之冬霸州文安縣
被此賊殺人劫物朝廷已知其詳及真定府北寨於
去年八月今年二月兩次被此賊群衆打劫近又訪聞
代州胡谷寨莎泉堡有此賊六七十人劫掠本堡
居人財物殺傷弓箭手及婦女七八人及至捕盜

官會是賊已去臨去說與鋪戶我只有你地分裏待更
來打赤岸村

以黃本路副總管王光祖有男見任胡谷

以此

數事參驗顯見北虜見今兵困於小國調發頻併民不堪

命聚為盜賊雖鄰境多故實中國之利必無渝盟之憂

然盜賊充斥虜自不能制其餘波未流必延及吾境若

邊臣坐觀不先事設備則邊民無由安居亦恐更生意

外之患若督道捕盜官吏帶領兵甲曉夜出入巡邏則

賊未必獲而居民先受其擾又或緣此引惹生事臣再三

思慮惟有整葺弓箭社一事名不張皇其實可用若
早獲朝旨施行令臣更加意拊循激勵其人決可使此賊

望風知畏不敢於地分內作過伏乞聖明特賜詳酌檢
會前奏早降指揮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乞減價糶常平賑濟狀

紹聖元年正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
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勘會元祐八年河北諸路並係
災傷內定州一路雖只是雨水為害然其實亦及五分以
上只緣有司出納之吝不與盡實檢放秋稅內定州只
放二分自臣到任後累有人戶披訴乞倚閣又緣已過
條限致難施行今體問得春夏之交人戶委是闕食既
非河水災傷即每事只依編敕指揮望聖觀不救恐

罪朝廷仁聖本意臣欲便將常平斛斛借貸雖已有成
法不煩奏請又體問得河北沿邊人戶為見朝廷昔年
遣使賑濟不問人戶高下額與不願借請一例散貸後
來節次倚閣放免以此愚民生心僥倖每有借貸例不
肯及時還納多是拖欠指望倚閣放免既煩鞭撻追呼
使吏卒因緣為姦畢竟又不免失陷官物兼約度得本
州自第四等以下每戶貸兩石官破十萬石不過濟得
五萬戶人戶請納耗費房店宿食不過得一石五計入口
未必能濟活一家而五萬戶之外人戶更不沾惠鞭撻
驅催若得健吏亦不過收得十七其失陷三萬石可

必也又欲抄劄飢貧奏乞法外則濟不惟所費浩大有
出無收而此聲一布飢貧雲集盜賊疾疫客主俱斃
又况准條邊郡不得聚集飢民以上二事既皆不便
只有依條將常平斛斛依價出糶即官司簡便不
勞抄劄勘會給納煩費但得數萬石斛斛在市自然
壓下物價境內百姓人人受賜古今之法莫良於此但
以本州見管常平米二十七萬餘石每斛交紐到元本
一百四文比在市實直尚多二十二文以此無人收糶若不
別作奏請專守本條不與減價出糶深恐今年春夏
新陳不接之際必致大段流殍伏望聖慈愍念比之本

州將十萬石常平米依條借貸必須失陷三萬餘石非
惟所給不廣而給納驅催之弊亦多特許將本路諸州
軍見管常平米契勘在市實直如委是價高出糶不
行即許每斛於交紐價錢上減錢出糶不得減過十分
之二仍給與貧民曆頭令每日零買不得令近上人
戶頓買與販仍限不得糶過本州縣見管常平數目
三分之一約度定州合糶得九萬石若每斛各減錢十
分之二即本州紐計虧元本官錢一萬八千七十二貫文
比之借貸失陷猶為省費而本州裏外出九萬石米在
市則一境生靈皆荷聖恩全活又却得錢准備今來豐

熟物賤却行收糶兼利必末為惠不小者右伏乞朝廷
詳酌早賜施行如以為便即乞行下本司約束覺察轄下
官吏所貴人需實惠謹錄奏聞伏候救旨

貼黃突勘在市米價日長正是二月間合行出糶
伏乞速賜指揮入急通行下

乞將損弱米貸與人戶令賑濟佃客狀

紹聖元年二月 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
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契勘本路州軍災傷關
食人戶雖已奏准朝旨外法外減價出糶常平白米
賑濟訪聞民間闕乏不得見錢糶買尚有飢困之人

今點檢得定州省倉有專副杲榮趙昇界熙寧八年
糶到軍糧白米及專副示儉劉受界元豐三年米皆
為年深夾雜損弱不堪就整充上軍人糧支遣每月只
充廂軍次米帶支今契勘得逐次止帶支五百石比至
支絕更須三五年間顯見轉至陳惡兼聞本州管下村
坊客戶見今實關餓糧其上等人戶雖各有田業緣值
災傷亦甚關食難以賑濟况客戶乃主戶之本若客戶
闕食流散主戶亦須荒廢田土矣今相度欲望朝廷詳
酌特降指揮下定州將兩界見在陳損白米二萬餘石
分給借貸與鄉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戶喫用令上件兩

等入戶據客戶人數不限石斛依此保借候向去豐熟日依元糴例並令送納十分好白米入官不惟乘此飢年人戶開食優加賑濟又使官中却得新好白米充軍糧又遣及免年深轉至損壞盡為土壤如以為便即乞速賜指揮行下謹錄奏聞伏候教旨

貼黃今來已是春深正當春夏青黃不交之際可以發脫得上件陳米斛斛公私俱便若失此時則人戶必不願請不免守支積年化為糞壤乞斷自朝廷早賜指揮入急通行下更不下有司往復勘會今來所乞借貸皆是臣與官吏體問上戶

願得比米以濟佃戶將來必無失陷與尋常賑貸一例支與貧下戶人催納費力事體不同乞早賜行下

乞降度牒脩北嶽廟狀

紹聖元年三月日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左朝奉郎知定州蘇軾狀奏右臣伏見定州曲陽縣北嶽安天元聖帝廟建造年深屋宇頽弊自熙寧間因守臣薛向奏請止曾完葺正殿自餘諸殿及廊廡門宇墻垣久已踈漏破損前後累有守臣監司奏陳乞給賜錢或降度牒脩完皆准省符止令依條以施利錢物

充用緣近歲民間屢值災歉施利微薄只了得通年
逐旋些小脩補後來劉奉世乞依薛向例於安撫司
回易息錢內支錢三千貫助脩嶽廟亦不蒙朝廷允
許深慮推壞日多為費滋大今據定州申檢計到
合用工料價錢三千三百餘貫乞降空名度牒一十
五道賣錢支用如朝廷不許降度牒即本廟有銀器
一千三百餘兩別無使用乞依令出賣收買材植
臣契勘上件銀器元係朝廷給賜以備供神之物若
行出賣恐於事體有損况所費錢數不多欲望
聖慈特依定州所乞數目給降度牒付本州出賣應

副脩造庶得廟宇稍完不致破壞仍令本州通判兩
員更互到彼提舉催促務要早令了畢上副朝廷崇
奉之意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臣伏以朝廷崇奉五嶽禮極嚴備凡有祈
禱多獲感應今北嶽廟身弊陋理當完葺蓋所
用度牒道數至少伏望特賜指揮施行庶稱朝廷
尊事嶽廟之意

東坡奏議卷第十五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代滕甫論西憂書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熙寧十年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
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
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

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其謫九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

不敢復言請為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成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奪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為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殺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心

不衰皆能誅滅疆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
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被滅突厥
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
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凌遲不絕如綫
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已裕
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為善之報
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
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呂每讀書至
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
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

之與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
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
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
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
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
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
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
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群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
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
國論者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

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
韓絳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
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
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為之肝食者
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
而不直陛下也尚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
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為耻
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
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然此等皆戕賊已降
俘累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為武功

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
沈起劉燹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母死
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貨糧器械不見敵而
盡以為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
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
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
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
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
離破產鬻鬻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
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

猶屠殺牛羊割鬻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飢役之後所在盜賊逢蠶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

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公良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

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甯無為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
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
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群雄遂有天下光
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
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
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
臣庸懦私竊以為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
而止之則易為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為功凡有血
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
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遠度且過人未有能勇於倉

發之中舍已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
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
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
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
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
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代滕甫論西夏書

臣素無學術老不讀書每欲披謁愚忠上補聖明萬一
而肝肺枯涸卒無可言近者因之病求醫偶悟一事推之
有政似可施行惟陛下財幸臣近患積聚醫云援病

當下一口而愈若不下半月而愈然中年以後一下一
衰積衰之患終身之憂也臣愚計之終不以一日之
快而易終身之憂遂用其言以善藥磨治半月而
愈初不傷氣體力益完因悟近日臣僚獻言欲用
兵西方皆是醫人欲下一日而愈者也其勢亦未必
不成然終非臣子深愛君父欲出萬全之道也以陛
下聖明將賢士勇何往不克而臣尚以為非萬全者
俗言彭祖觀井自係大木之上以車輪覆井而後
取觀此言雖鄙而切於事陛下愛民憂國非特如彭
祖之愛身而兵者凶器動有存亡其陷人可畏有甚

於井故臣願陛下之用兵如彭祖之觀井然後為得也
臣竊觀自古用兵者莫如曹操其破滅袁氏最有巧
思請試為陛下論之袁紹以十倍之衆大敗於官渡僅
以身免而操歛兵不追者何也所以緩紹而亂其國也
紹歸國益驕忠賢就戮嫡庶並爭不及八年而袁氏無
遺種矣向使操急之紹既未可以一舉蕩滅若懼而修政
用田豐而立袁譚則成敗未可知也其後北征烏丸討袁
尚袁熙尚熙走遼東或勸操遂平之操曰彼素畏尚等
吾今急之則合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遂引兵還曰
吾方使公孫康斬送其首已而果然若操者可謂巧於

滅國矣滅國大事也不可以速譬如小兒之毀齒以漸
搖撼之則齒脫而小兒不知若不以漸一拔而得齒則毀
齒可以殺兒故臣願陛下之取西夏如曹操之取袁氏
也方元昊強時謀臣猛將盡其智力十年而不敢近今
者主弱臣強其國內亂陛下使偏師一出斬名王虜偽
公主築蘭會等州此真千載一時天以賊授陛下之
秋也兵法有之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救如左右手今
秉常雖為母族所篡以意度之其世家大族亦未肯
俯首連臂為此族用也今乃合而為一堅壁清野以
抗王師如左右手此同舟遇風之勢也法當緩之今天

威已震臣願陛下選用大臣宿將素為賊所畏服者
使兼帥五路聚重兵境上號稱百萬蒐乘補卒牛
酒日至金鼓之聲聞於數百里間外為必討之勢而
實不出境多出金幣遣問使辯士離壞其黨與且下
令曰尺土吾不愛一民吾不有也其有能以地與衆降者
即以封之有敢攘其地掠其人者皆斬不出一年必有摧
均方敵內自相疑者人情不遠各欲求全及王師之未出
爭為先降以邀重賞陛下因而分裂之即用其酋豪
以爵秩棊布錯峙務使相仇如漢封呼韓邪通西域
故事不過於要害處築一城屯數千人置一將以護諸

部可使數百年面內保境不煩城守餽運豈非萬全之至計哉臣願陛下斷之於中深慮而遠計之夫為人臣計與為人主計不同人臣非攘地效首虜無以為功為陛下計惟天下安社稷固耳陛下神聖冠古動容舉意皆是功德但能措太山之安與天地等壽則竹帛不可勝紀而堯舜禹湯不足過也議者不知出此爭欲急於功名履危犯難以勞聖慮臣竊不取古人有言者功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劉洎諫唐太宗曰皇天以不言為貴聖人以不言為德老子稱大辯若訥莊子言至道無文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

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為累湏為社稷自愛人臣愛君未有如泊之深切者也臣竊慕之雖謫守在外不當妄言然自念舊臣譬之老馬雖筋力已衰不堪致遠而經涉險阻粗識道路惟陛下哀愍其愚而憐其意不勝幸甚

代滕甫辨謗乞郡書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人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

伏望聖慈少加憐察中謝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
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
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
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
道直前謂人如已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
人任其惑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
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友者故縱罪人若快斯言死
未塞責切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
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
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

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
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
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消骨巧言鑠金市
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
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
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為元
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為宰相臣與反者義
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
游官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
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况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

初効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此言不忌踐踏無嚴臣
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
旣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
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
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息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
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
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叙始終之遭逢以
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
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
至

代李琮論京東盜賊狀 元豐

右臣伏見自來河北京東常苦盜賊而京東尤甚不獨
穿窬前祛篋篋埋發塚之姦至有飛揚被扈割據僭擬
之志近者李逢徒黨青徐妖賊皆在京東凶惡之民殆
已成俗自昔大盜之發必有釁端今朝廷清明四方無
虞而此等常有不執之意者殆土地風氣習俗使然不
可不察也漢高帝沛人項羽宿遷人劉裕彭城人黃巢
宛胸人朱全忠礪山人其餘歷代豪傑出於京東者不
可勝數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膽實亦
過人加以近年改更貢舉條制掃除腐爛專取學術

其秀民善士既以改業而其朴魯強悍難化之流抱其無用之書各懷不逞之意朝廷雖敕有司別立字號以收二路舉人而此等自以世傳朴學無由復踐場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災伺隙臣每慮及此即為寒心楊雄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而班固亦論劇孟郭解之流皆有絕異之姿而惜其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是知人之善惡本無常性若御得其道則向之姦猾盡是忠良故許子將謂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韓彭不遇漢高亦與盜賊何異臣竊嘗

為朝廷計以謂窮其黨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黨不可勝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漢武嘗遣繡衣直指督捕盜賊所去以軍興從事斬二千石以下可謂急矣而盜賊不為少衰者其黨固不可盡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則盜賊自消而豪傑之士可得而使請以唐事明之自天寶以後河北諸鎮相繼僭亂雖憲宗英武亦不能平觀其主帥皆卒伍庸材而能於六七年中間與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亂樂禍之人其死黨之去相與出力而輔之也至穆宗之初劉綰入朝而河北始平總知河北之亂權在此輩於是盡籍軍中宿將名

豪如朱克融之流薦於朝與厚與爵位使北方之人羨慕向進草其亂心而宰相崔植杜元穎皆庸人無遠慮以爲河北既平天下無事克融輩久留京師終不錄用飢寒無告怨忿思亂會張洪靖赴鎮遂遣還幽州而克融等作亂復夫河朔今陛下鑑唐室既往之咎當收京東河北豪傑之心臣伏見近日沂州百姓程非告獲妖賊郭進等竊聞非之弟岳乃是李逢之黨配在桂州豪俠武健文過於非京東州郡如非岳者不可勝數此等弃而不用即作賊收而用之即捉賊其理甚明臣願陛下精選青鄆

兩帥京東東西職司及徐沂兗單濰密淄齊曹濮知州論以此意使陰求部內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權謀或通知術數而曉兵或家富於財而好施如此之類皆召而勸獎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聞於朝所獲盜賊量輕重酌賞若獲真盜大姦隨即錄用若只是尋常劫賊即累其人數酌以一官使此輩歆艷其利以爲進身之資但能拔擢數人則一路自然競勸貢舉之外別設此科則向之遺材皆爲我用縱有姦雄嘯聚亦自無徒但每州搜羅得一二十人即耳目徧地盜賊無容逞之處矣歷觀自古奇偉之士如周處戴淵之流皆出於

群盜改惡修善不害為賢而况以捉賊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隨材試用異日獲我伏立功名未必不由此塗出也非陛下神聖英武不能決行此策臣雖非職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見聞不敢瘖默謹錄奏聞
伏候 敕旨

代呂大防乞錄用呂誨子孫劄子 元祐元年
臣竊見故御史中丞呂誨忠於先朝極陳讜論致悞時宰繼死外藩臣等皆嘗與之同官備聞論議一切出於至誠而有不撓不回之節雖處散地未嘗一日有忘朝廷之意憂傷憤疾以致殞沒臨

終之日召司馬光面託後事無一言及其家私惟云朝廷事猶可救願公更且竭力歷觀之前後議臣忠勤忘身少見其比今其家甚貧諸子仕於常調欲望聖慈特賜矜憫優加贈典錄用諸子之才者以旌名臣之後取進止奉聖旨呂由庚除太常寺太祝

三



夏...
...

